

大年一天天地迫近,思母之情频频触动我心。

想念大多来自触景生情。当甜甜、黏软、带着亮亮的枣儿的腊八粥进入口中,当朋友们寄来花枝、香茶、鲜果和种种应时的物品时,习惯的第一反应是,马上把其中最好最新鲜最招人喜欢的挑出来给老娘送去。哄老娘高兴,从来都是做儿子的事。可是我现在把它们送到哪里? 自打今春,浩荡的人间已经不再有母亲,跟着便跌入一片有如此刻窗外天地一样的空茫与寒凉。我懂得了,只有生离死别才是真正的人生之痛。一种无法挽回,一种绝情。这是我漫长的过年的经历中未曾有过的感受。大概以后年年此时,都会有这样伤痛的感触。

我和我长辈的人都把过年太当作一回事。每每在这岁月流转、辞旧迎新的日子,总要放上太多的心意:祈福、求安、祝愿,以及种种超现实的理想和如花一般的愿望。没人教过我,人人都是如此。年是潜在国人血液里的一种东西,一种文化心理与情感,一种基因,逢到岁时就要发作,就要“回家过年”。因而,在过往的八十年的每个除夕,铁定都要陪着母亲吃年夜饭。年夜饭绝不仅仅一顿丰盛好吃的晚餐;一家人团团围坐在一起,才是母亲的脸上闪出光彩而分外美丽的根由。

很早就知道人民教育家于漪先生的生日是二月七日,去年十二月则感知到先生九十五周年华诞即将到来。如何对这位在上海家喻户晓的大先生表达敬意呢? 我和同样爱上海、爱夜光杯的新民晚报资深读者天平街道办事处主任沈佩青沟通后,提议以海派剪纸来致敬于漪。

中国剪纸技艺源于南北朝,到唐代以后广为流传,是中国民间装饰艺术中具有广泛群众性的一种工艺美术品种,它的艺术形式具有很强的装饰性和趣味性。我所执教的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留学生,对剪纸艺术也是情有独钟。课堂内外,都有留学生询问过我中国剪纸流派的话题。简洁明了地说:中国剪纸分海派和京派。海派温润如玉,非常适合以人民教师、白衣天使和科学家为 人物创造形象;京派苍茫雄浑,非常适合以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和宇航员为 人物创造形象。在我原籍地山西大同,每次神舟叩问太空都会激发剪纸创作热情!

上海是我生活最久的城市,对海派剪纸艺术很感兴趣。徐汇区枫林街道以枫林海派艺术剪纸闻名于长三角。枫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郭柳说:海派剪纸艺术出现于上世纪,当时常出现在民间的门笺、鞋花、绣花样上。在国家文化部编撰的《中国民俗文化丛书——剪纸》一书中,列出了上海两位卓越的剪纸艺术大师:王子淦和林曦明。王子淦已故世。而林曦明先生就是枫林社区居民,热心培养传承人。

在枫林海派剪纸非遗传承者中,有一位85后的渔家女儿石勤玲近年来出手非凡,于是沈佩青和郭柳就把为于漪先生进行肖像剪纸的光荣任务,交给了石勤玲。之前我就看过她的不少作品,如雷锋叔叔的肖像、革命先烈王孝和的肖像等。她接到任务后,却并没有急于动手,而是品读于漪先生的传记、收看于漪在徐汇区教育系统主题活动的影像和新民晚报关于人民教育家的系列报道。经过一个多月的艺术构思和再积淀,1月29日她提交的于漪先生肖像剪纸,传神! 细细品味,作品充分体现了海派剪纸柔和、丰润、典雅的艺术特点和魅力。画面上,于漪先生神采斐然、慈眉善目、气质高贵;她的右手是本教育学的专著,表达了强国之基的理念,左手捧着一颗仙桃,象征着教育园地里的丰收图景。

于漪先生是很喜欢这幅海派剪纸作品的,她有很多艺术形象,如话剧、情景剧、广播剧以及国画作品等;但剪纸于漪形象却是第一次。2月4日立春时,上海海南幼儿园举行了于漪果园冠名典礼,肖像剪纸作品《丰收》即陈列于此。

年近思母时

冯骥才

留在少儿时代的记忆中,每一个年都是从偷吃灶王龛上又甜又脆的糖瓜——那种“偷吃禁果”的快乐中开始的。由此,母亲带着一家人“忙年”——扫房、擦窗、贴春联、备年货便紧锣密鼓地开始了。百姓家的年不一定鸡鸭鱼肉,此刻人们的“年心理”是尽量把岁时的物品筹措齐全,似乎这寓意着来年的日子不会缺少衣食。这种“年心理”在我心中扎根很深,使我成家之后,逢到过年,都要帮母亲“忙年”,想方设法备齐过年应用的物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艰难,一边是社会的物资的匮乏,一边是手头拮据,但也要用两头水仙,一小碗肉,一碟油炸花生,几条柳叶般的银鱼,半瓶酒和自书的福字热热闹闹地凑足了年的景象。然而,清贫从来不会减少少年时人们心中的盛情。年的盛情是对生活的热望。为此,母亲留给我的许多深刻的笑容都是在这样贫瘠的年的背景上。到了母亲晚年,生活好起来了,逢到腊月,我都会写一个单子,把岁时必备的物品详细列出,然后按照单子给母亲一样样买来,一样样送去。之所以一样样送去,是为了要看到母亲一次

次高兴的样子。直到大年之夜,岁货齐备,一样不缺,心里便有一种满足感甚至是“成就感”呢。这样一种早已成为内心与行为的方式,在母亲已然离去的世界里,会是怎样一种失落?

记得有一年腊月底,把从网上订购的一盒上好的茉莉花茶给母亲送去,一手还提着东北的朋友寄来的重重的一袋子大米。母亲心有感动,说了一句:“将来我要是没了,你怎么过啊!”她眼里忽然亮闪闪。

现在的情景不是叫她说了中了吗。这几天,兄弟在微信中说:“往常这时候,你正三天两头往母亲家里搬年货。”

去年春节母亲住在医院,我给装了一小盆水仙摆在她床头的小桌上。圆形的朱金瓷盆,绿叶白花黄蕊,每株花茎的根部还依照习俗用一条细细的红纸条箍上,分外好看。医院里不能大事过年,使用这小小的岁时饰品,叫母亲感受人间温暖的年意,忘记身在医院。

如今,母亲这样的年也没有了。我回复兄弟说:“我好像被解职在家,无事可做。我已经不知怎么过年了。”

那么母亲现在在哪里,母亲肯定在天堂! 然而天堂在哪里,天堂今夕是何年,那里也过年吗,过年的风俗也和人间一样吗? 可是谁帮着我的老娘忙年呀。

癸卯腊月小年于津门

想起当年的代购

赵英琦

手头有个记事本已留存50多年了,字写得极小,这样就可多写些内容。那天用放大镜一页一页翻看,竟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上面陆续记载了1977年回上海为老职工和知青写下的代购单。代购单写了物品名称,对方给多少钱,再后面有的写了很具体钱数,可多数没写钱数只打了勾,现在回想,那就是东西买了又开了发票的。

这年年初,我与妻子先到哈尔滨,再到辽宁老家,最后到上海,就算是旅行结婚了。这趟出行,我

们要买的不少生活用品也列了清单。代购物品有的确良中山装和裤子(不要布票)、松紧布鞋(也叫懒汉鞋)、假领子、手电筒、收音机(很贵,要几十元一台)、稳压器、刮胡刀、针织钩针、镇痛片等。

当年价格上海全市是统一的,只是大国营商店货全一些。岳父母家紧邻曹家渡商业圈,大多物品都可在这里买到。有时也会去淮海路南京路买,那就含有“荡马路”意味了。

这次代购让我至今印象深刻的有三位老职工。一是要买稳压器的老职工。他是我们连唯一安装日光灯的人家。那时各家各户都用白炽灯,一到夜晚,这位老职工屋里显得特别亮堂。当年稳压器和灯管分着卖,他是想买稳压器送给姐姐家,以后再去虎林县城买灯管。第二位是买镇痛片的老职工,他说老伴有偏头疼,一天三顿要吃药。许多知青探亲都给他带过镇痛片。和内弟说了,他在单位医院开了不少回来,回去后送给老职工,也没要他钱。以后才知道,他是山西“解



在看热播的电视剧《繁花》时,我更关心字幕上方言字的书写。

第一集中阿宝对陶陶称呼时用字,字幕上出现的是“赤裤兄弟”一词,我心头一惊。对此,“夜光杯”上已有祝淳翔《“赤裤兄弟”?》一文作了分析,还引了拙著《上海西南方言词典》中“出窠兄弟”的词条。之所以一惊,因为这种写法4个字错了两个,可以说是“冬瓜缠到茄亩里”了,准确的写法应该是“出窠兄弟”。

字幕中出现同样情况的还有不少。如第二集有陈梁向玲子借钱买蟋蟀的情节,看到字幕上出现“财积”二字时,我心头也是一惊:又写错了。“蟋蟀”在上海方言中的称呼是“暂积(绩)”,这读音的两个字都有本字,并记载在《康熙字典》里,而且第一个“暂”音字还有两种写法,分别由“車、斤、足”和“車、斤、走”组成,这样,“暂积”一词有3个本字。这3个本字古怪且非常难写,现在用电脑也打不出来,如一定要用本字,那只能造字。古人刻字制版,什么怪字都可处理,但他们对笔画太多、结构麻烦的字会用“借字以寄其音”方法,即把难写的字用简单的同音字代替,把“蟋蟀”的方言名写成读音完全相同的“赚绩”就是其中一例。我看到的这种写法最早是在清乾隆年间苏州人钱德苍编撰的《綴白裘·祝发记》,其中就有例句:“官话呢,叫做促织,直话没(末)叫做赚绩。”这种写法约定俗成,几百年来一直流传有序。石汝杰和宫田一郎主编、收词一万七千多条的《明清吴语词典》(2005年版)中也只有“赚绩”而没有“财积”等这类异形词。

祝淳翔先生文中提到,“赤裤兄弟”与“出窠兄弟”谐音。其实,在上海方言里,“赤”字是发“拆”音的,如“赤豆”“赤脚”,同“出”音明显不同。“窠”的

放”兵,在阎锡山军队里吸鸦片,加入我野战军后戒掉了,参加抗美援朝后跟随部队开发北大荒。听说镇痛片可缓解他的毒瘾复发之苦。还有一位老职工是抗美援朝铁道兵,给我5元钱买大白兔奶糖,说有知青到他家玩,给他孩子大白兔奶糖,孩子们说很好吃。他不知道的是,糖不是随便好买的,凭票。我不好拒绝。回来后从我们买的大白兔奶糖里,抓一把给他家送去了,5元钱也退回去了。

各地知青回家探亲,为人代购几乎是道必答题,只是多少而已。以前我探亲回哈尔滨,每趟都要代购不少物品。每当把东西交到代购人手上时,那种满足感和被信任的幸福感,会在心中弥留许久。



贵之谓福”,才把这个福字解释得比较清楚了。

其实,福,是一种人们的期盼,也是一种感同身受的满足、愉悦、幸运、祥和、和谐、完善和美满。但是,“福”是不会自动从天而降的,也不是一种命中注定。世上各人福分不同,而皇天不负有心人,上天从来就是垂顾生活中勇于付出、不避艰辛的人! 因此,只有肯努力付出、能吃苦的人才能成为有福之人,因此在解释中,不妨加上些自编例,如:奋斗有福、吃亏是福、福佑中华等等,这样,“福的解释”就可以更加完美完善了。

发音是“科”,和“裤”的发音也有不同。“赚绩”的“赚”,方言读音是“暂”,而“财”的读音是“船”,如果把“发财”读成“发暂(赚)”,肯定是错的。我这个生长在上海方言源头地区的人,对“出一赤”“窠一裤”“赚一财”这三组字的发音,至今可分得清清楚楚。

这种读音分不清现象的出现,很早就有了。最常见的出错如“向、厢”不分,把“里向”写成“里厢”。10年前,钱乃荣教授就为“夜光杯”写过《“屋里向”,不是“屋里厢”》的纠错文章,他是从“上海

城里话从50年代以后已经勿分尖团”分析的,认为是当代人分不清方言中的尖音、团音造成的差错,很有道理。媒体上时不时也有其他纠正文章,但纠而不正,“里厢”还时不时出现在纸媒及其他书写中。也许可以预计,无中生有的“赤裤兄弟”一词将会“蹭热”风行起来。除了尖团音不分之外,还有如清浊不分,以及上海市区方言声调已从8个减少为5个,好多字词原来不同音的,现在“并”在一起变成同音了,“赤裤”“财积”就是。还有如东面、西面,上海方言中称“东xx”“西xx”,“x”的读音是“班”。可有词典却写作“东月月”“西月月”,而“月”的读音近似“般”,只有一个同音字“上並下足”(此字意思是爬)。“班、月”发音相差太大,因此可以写成“东班班”“西班班”,就是不能写成“东月月”“西月月”。

市区方言中尖团音的消失,声调的减少等是客观存在,怎样正对这种现象并减少书写差错的出现,实际上是一个方言研究课题,也许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七夕会

听说莘庄梅园有龙游梅,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记得2017年,我们网宣团队组织到莘庄梅园采风,陪同介绍的园林工程师小张,给我们一一介绍了梅花的品种习性观赏要点等等。多年过去了,除了龙游梅、游龙梅两个词还特别清晰外,其他的内容多在淡忘之中。前几天,有朋友在群中发帖,说莘庄梅园的龙游梅开花了,一组配图惊艳脱俗,一段解说撩人心弦。心里便痒痒的。1月23日,正是天气预报寒潮最冷的一个清晨,我探梅心切,根本顾不上冷热与否,趁着刚钻出被窝里的热量,走进黎明前的夜幕之中。

在莘庄梅园疏影湖南侧一座亭子旁边,我找到了它。八株龙游梅或疏或密,或大或小,或壮或瘦,或高或低。时间很早,此地只有我一人。我不紧不慢,漫步在这块面积约100平方米的百花园中。天还未全部放亮,先不急着拍照。且让我静下心来,细细地品味一下龙游梅的珍贵和美艳:花束层层叠叠,展现繁花似锦,像龙一样云雾翻飞;枝条弯弯曲曲,显得苍老有力,像龙一样曲折向前——这两句,不知道有没有书写出龙游梅遨游江南的神韵,有没有描绘出龙游梅傲视风雪的清冽。在这个气温特别低的清晨,单单这两句还不足以写尽绘完。于是,情不自禁再补上两句:洁白的花瓣掩映在亭子暗红的窗格下,高雅文静。像极了书案旁的淑女,倚灯夜读;像极了海滩边的二姐,伴浪造型。弯曲的枝干晃动在涟漪圈圈湖面上,坚韧刚强。像极了训练时的小伙,挥舞双臂;像极了街道上的小哥,一路穿行。

趁着太阳刚刚升起来的时光,摄下这一梅中珍奇。回到家中,还是意犹未尽,在电脑上又一次把龙游梅仔细解读。同时,思绪中又跳出了游龙梅一词。据介绍,龙游梅和游龙梅不仅名称相似,外形也相似,但是区别很大。龙游梅是真梅系统中只有一个的品种,叫玉碟龙游梅。在自然生长的情况下,枝条散曲的,观赏性极强。而游龙梅不是品种类型,是选择合适的梅花品种进行造型,经过用棕丝扎、铁丝缠等人工技艺进行整形修剪后形成苍劲虬曲的蜿蜒造型。这种造型手法也可以应用在桂花、五针松、黄杨等上。所以游龙梅花色也较多,但都是人工造型而已。

7年前,本人写过一首顺口溜,其中说到了龙游梅游龙梅等:“绿梅绿拼颜值,游龙龙游赛腰身。千株万朵吐暗香,十人一石掬倩影。”赏梅回,不禁手痒,写下《七绝·冷梅》一首:“袖笼寒雪透心风,颜料残霜刺骨凉。腊月梅花神韵冷,谁人倾首吮幽香。”在龙年即将到来之际,赏龙游梅,真是太有象征意义了。用流行的词汇,来结束本文:得龙马精神,行龙年好运!

龙游梅开迎龙年

杨克元

旅游